

Max Frisch

马克斯·弗里施小说作品

Blaubart

蓝胡子

[瑞士] 马克斯·弗里施 著

蔡鸿君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Blaubart

蓝胡子

[瑞士] 马克斯·弗里施 著

蔡鸿君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胡子 / (瑞士) 弗里施 (Frisch, M.) 著; 蔡鸿君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624-6415-0

I. ①蓝… II. ①弗…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瑞
士-现代 IV. ①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0310号



蓝胡子 LanHuZi

[瑞士] 马克斯·弗里施 著

蔡鸿君 译

特约策划 周丽华

责任编辑 颢睿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虎溪重庆大学西门正对面)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80 1/32 印张: 5.5 字数: 75千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415-0 定价: 23.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蓝胡子》与马克斯·弗里施的戏剧创作

蔡鸿君

《蓝胡子》(*Blaubart*)是弗里施最后一部小说，发表于1982年。

蓝胡子的童话在欧洲几乎家喻户晓，这个人物最早出现在法国作家沙尔·贝洛(1628—1703)的笔下。游牧骑士蓝胡子在他的城堡里有一个密室，禁止妻子入内。一天，年轻的妻子趁他外出，擅自进了密室，发现里面摆放着蓝胡子几个前妻的尸体，吓得匆匆逃了出来，慌忙中不慎将钥匙失落在密室里。蓝胡子回来之后发现丢在密室里的钥匙，知道妻子违背了他的禁令，了解了他的秘密，因此决定将她杀死。在这紧急关头，

游牧骑士的妻子在她几个兄弟的帮助下逃出了城堡，免遭毒手。这一题材后来被欧美国家不少作家采用过，蓝胡子也成为谋杀妻子的丈夫的同义词。

弗里施的小说写的是忌妒心极强、被妻子称为“蓝胡子”的医生沙德博士，他年过半百，曾七次结婚，六次离婚，由于涉嫌谋杀一个当了妓女的前妻，受到拘留审讯，后因证据不足被宣布无罪释放。他出狱之后重操医业，但昔日的病人不是早已另找了别的医生，就是有意回避。他的诊所门可罗雀，只有夜间急诊，沙德大夫才有出诊行医的机会，所以他不得不卖掉了诊所。从此，他成天就靠喝酒、打台球、喂天鹅和漫游打发时光。拘留审讯时的情景，始终缠绕着沙德博士。他的脑海里就像是在进行一场问答游戏，一会儿是审问，一会儿是听证，他甚至“听见”法官对他已故父母的“传讯”内容。他想到移居国外，但这无疑等于变相承认自己有罪。他买了一把手枪试图自杀，但总觉得暗中有一个人相救而始终未能如愿。最后，沙德鬼使神差地走进他的出生地的警察局投案，供认自己就是杀死前妻的凶手，可是却被认为是假自首，因为据称，真正的凶手已在日前被缉拿归案。回家的路上，沙德开车撞到了树上，躺在医院里，面对警方的讯问，他已经说不出话来，文末只留

下了一连串的省略号。

从故事的情节来看，《蓝胡子》是一部犯罪小说，但作者并没有像写传统犯罪小说那样，而是采用情节淡化、结构松散的处理手法。整个小说由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审讯经过的回忆片段、警方对数十位知情人的法庭调查组成，现实、回忆、猜测、幻觉和梦境夹杂在一起。为了显示区别，作者特意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字体。这部小说取材于当年发生在瑞士的一桩谋杀案：温特图尔的一个金匠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妻子，后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弗里施认真旁听了案件审理，他感兴趣的是，在有罪无法证实的情况下，有罪与无罪的问题。小说展示了被卷入疑案无法自拔的沙德博士毫无结果的认识自我、寻找自我的过程，他被现实生活所抛弃，只好在回忆、想象和梦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这部小说再次体现了弗里施始终坚持的创作信条：“这是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我所进行的写作的动机……这项工作本身是一种探索，是对一个未知世界进行的调查研究，而人自身就是这种未知世界。写作与一种心理分析相距并不太遥远，这就是说，我通过写作，展示我在其他

情况下并没有意识到的东西。”^[1] 1983年，作家与导演克里茨托夫·扎努西合作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本，由瑞士电视台和德国西部广播电视台合作拍摄成同名电视剧，1984年10月在瑞士和德国同时播放。

《蓝胡子》这部小说，几乎通篇都是对白，似乎完全可以当成剧本来阅读。其实，弗里施最早就是以剧本在德语文坛崭露头角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德国文艺界人士从纳粹统治的德国流亡到苏黎世，苏黎世话剧院成为聚集德国剧作家和演员的一个中心。在奥斯卡·魏尔特林（Oskar Wälterin）任经理，库尔特·希尔施菲尔德（Kurt Hirschfeld）任戏剧顾问（后继任经理）期间，苏黎世话剧院上演了许多有反战精神的德语剧作，如席勒的《威廉·退尔》、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毕希纳的《丹东之死》等。1944年夏，希尔施菲尔德在读了弗里施的《我崇拜点燃我的东西，又题：难以相处的人们》等散文作品之后，鼓励他尝试写写剧本，并且允许他观看剧院的排练演出，以便熟悉戏剧技巧。两个月以后，弗里施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圣克鲁茨》（*Santa Cruz*, 1944），翌年

[1] 见弗里施与格·瓦塞尔的谈话，载于《莱茵河水星报》1981年10月2日。

初，又写出了第二个剧本《他们现在重展歌喉》(*Nun singen sie wieder*, 1945)。前者借一段三角爱情纠葛反映了异化的人类这一主题，在表现手法上超越时空限制，在舞台上展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后者是一部反战主题的作品，作者把舞台作为道德法庭，通过战争期间德军士兵枪杀人质的事件，谴责了战争的残酷。《他们现在重展歌喉》是弗里施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剧本，于1945年3月29日在苏黎世话剧院首演，时值战争结束前夜，为战后初期德语文坛出现的一系列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起了引导作用，1946年和1947年又在德国上演，引起轰动。继《他们现在重展歌喉》之后，《圣克鲁茨》也于1946年3月7日在苏黎世话剧院首演，导演是海因茨·希尔佩特。

1946年10月10日，苏黎世话剧院首演了弗里施的第三部剧作《中国长城》(*Die Chinesische Mauer*)，该剧表现的主题是：人类社会进入核时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如果人类希望继续生存，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独裁专制、强权政治的统治方式。作者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跨越时空限制，让中国的秦始皇、古罗马的布鲁图、法兰西皇帝拿破仑、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美洲的发现者哥伦布、俄国沙皇伊凡雷帝以及莎翁剧中人物罗密欧和朱丽叶、花花公子唐璜这些不同

时代、不同国度、真实和虚构的人物同台表演，严肃的主题却采用喜剧这一形式来表现，向观众展现了一个面临危险而又荒诞奇特的世界。

《当战争结束之时》(*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 1949)也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剧作，着力刻画了一个与苏军上校相爱的德军军官妻子的内心矛盾，于1949年1月8日在苏黎世话剧院首演。与前几部剧作一样，弗里施的下一部剧作《奥德兰特伯爵》(*Graf Oderland*, 1951)也是在苏黎世话剧院首演，然而，这部作家声称倾注了很多心血并且格外偏爱的作品颇受观众冷落，以致演出不满一个月就不得不停演。

1951年4月至1952年5月，弗里施获得美国洛克菲勒戏剧奖学金，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以及墨西哥等地逗留。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五幕喜剧《唐璜，又题：对几何学的爱》(*Don Juan oder De Liebe zur Geometrie*)。弗里施笔下的唐璜与三百多年来流传于欧洲的传说截然不同，以“花花公子”著称的唐璜对女人几乎毫无兴趣，他更喜欢数字和下棋，几何学才是真正使他着迷的东西。该剧于1953年5月5日分别在苏黎世话剧院和柏林席勒剧场同时首演。

《毕德曼和纵火犯》和《安道尔》(*Andorra*)是弗里施在戏

剧方面的两部代表作，被列入战后最重要的德语现代戏剧之林。

毕德曼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弗里施的日记里，1952年应德国巴伐利亚电台之约改编成广播剧，于1953年3月26日播出，1957年10月至11月又改写成话剧，定名为《毕德曼和纵火犯——一部没有教育意义的教育剧》(*Biedermann und die Brandstifter. Ein Lehrstück ohne Lehre*)。该剧情节十分简单，作者有意不说明事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借以比喻事件发生的普遍性及寓意性质：生发水工厂老板毕德曼(Biedermann，德文中的意思是忠厚老实的人)坐在家里看有关纵火事件的新闻报道，认为言过其实，对此不以为然。这时一个名叫施密茨的角力士声称自己失业，无家可归，要求寄宿。毕德曼先表示拒绝，后来在施密茨的阿谀奉迎下，又大发侧隐之心，将他收留下来。几天以后，施密茨又引来了一个同党——埃森林，并将许多汽油搬上了毕德曼家的阁楼。毕德曼发觉事情不妙，想赶走这两个人，但已难以如愿。他只能希望他们不是纵火犯，并且以“对人也总得有个起码的信任”自欺欺人，试图以乐善好施、宽容仁慈感化他们，最后甚至为这两个纵火犯提供了点火的工具——火柴。该剧通过毕德曼这个既唯利是图，又明哲保身、胆小怕事的人物形象，喻示和警告人们，对邪恶势力不进行抵

制和斗争，一味妥协、忍让，试图以仁慈心肠加以感化，最终必将招致大祸。该剧是弗里施最受布莱希特叙事戏剧影响的作品，剧中采用合诵队（由消防队员组成）对人物与剧情进行评论并参与对话，在结构上具有“间离效果”，作者本人称之为“叙事戏剧的样板”。^[1]《毕德曼和纵火犯》自1958年3月29日在苏黎世话剧院首演以来，迄今已经在德语国家的二百多个剧场上演过，是弗里施上演次数最多的剧本；1958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印成书出版，已发行逾一百万册，并被译成十多种外文。该剧1987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次搬上中国舞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弗里施首先是以一位戏剧家的身份为我国读者和观众所熟悉。1958年，德国一家剧院上演《毕德曼和纵火犯》时，作者为其加写了一幕，作为《〈毕德曼和纵火犯〉尾声》，旨在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作者创作该剧的全部意图。这一幕的场景是地狱，被烧成灰烬的毕德曼夫妇，在地狱与施密茨和埃森林相遇，这两个纵火犯原来是地狱的魔王和魔鬼，他们在人间纵火，本想为地狱捞进几个“知名人士”，没想到尽是像毕德曼夫妇这样的“平头百姓”，恼怒之下他们

[1] 《马克斯·弗里施全集》，莱茵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76年版（以下简称《全集》），第四卷，第456页。

宣布地狱罢工，两人重新返回人间继续作恶。

《安道尔》这部剧作的素材，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就出现在作家的笔下，并且收入了《1946—1949 年日记》。1958 年 5 月，作家开始创作剧本，翌年春天完成初稿，后又修改数次，于 1961 年 1 月定稿。1961 年 11 月 2 日，由库尔特·希尔施菲尔德执导在苏黎世话剧院首演，此后又先后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慕尼黑、杜塞尔多夫、柏林等地上演，引起很大的轰动。“安道尔”与欧洲同名小国毫无关系，就像作家笔下的“北京”“圣克鲁茨”一样，并没有具体所指，它在剧中是一个与某个富于侵略性的“黑色”大国毗邻，并且时刻受其威胁的小国。主人公安德里是教师康与“黑色”大国的一位夫人的私生子，教师为了掩饰自己的风流韵事，编造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谎称自己在大屠杀的时候，救了这个犹太孩子，并收为养子。从此，安德里的身上就被打上了“犹太人”的烙印。为了改变自己与众不同的形象，安德里和安道尔的年轻人踢足球，学做安道尔人引以为豪的行业——木匠。尽管如此，他仍然备受歧视。他与“养父”的女儿巴布琳相爱，遭到教师康的坚决反对，养母求情也无济于事，他只能以自己是犹太人作为解释。世俗的偏见和爱情的破灭，使安德里陷入了迷惘，他从各方面不断地观察自己，

渐渐地也就接受了别人强加给他的“犹太人格”这一说法，众人的偏见终于压倒了事实，乃至后来他的亲生母亲找上门来澄清事实，教师康道出真相，安德里也不肯相信，并且口口声声请求神甫承认他是犹太人。“黑色”邻国终于入侵了安道尔，清白无辜的安德里被作为“犹太人”处死。显然，这个剧本揭露了纳粹法西斯残酷迫害犹太人的罪恶行径，但是作者更着力表现的是现代社会人的异化这一深层主题。世人的偏见给非犹太人的安德里打上了犹太人的烙印，使得他的心灵发生了扭曲，以致他自己都不愿再改变这一身份，因为他的行为始终受着外界的左右，他只有继续作为“犹太人”才能理解和接受这个世界。

晚年，弗里施身体欠佳，但是每隔几年仍然还有新作问世，其中就有剧本《三联画》(*Triptychon*, 1978)和《瑞士没有军队吗?》(*Schweiz ohne Armee?*, 1989)。《三联画》，原意是指教堂里经常放在圣坛附近的那种内容相关、用铰链联结在一起的三幅图画。作者借用这种形式，写成了这部由三个场景组成的剧本：第一场景是生者们在一次葬礼之后的谈话，第二场景是死者们在冥河之畔的谈话，第三场景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谈话。这部剧本试图传递这样一种体验：死亡是一种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生活，是一种过去生活的重复，即使在冥冥之中，

人们也无法改变一切，而只会重复他们过去的经历。《三联画》被称做是“一种目录”，它包含着作家几十年来探索研究的主题，因此，如果说《蒙托克》展示了弗里施的生平，那么《三联画》则带领人们浏览了作家创作的场景、人物、名句和箴言。1988年，瑞士展开了一场关于中立的瑞士是否废除军队的国民讨论。年近八旬的弗里施打破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沉默，在1989年2月至3月间写出了剧本《瑞士没有军队吗？》，借议论中立的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谓中立的立场，参与这场规模空前的国民辩论。同年，苏黎世话剧院上演了根据这个剧本改编的话剧《约纳斯和他的老兵》(*Jonas und sein Veteran*)。

1991年4月4日，弗里施因患肠癌在苏黎世逝世。根据作家本人遗愿，他的骨灰被撒掉，地点没有公开。虽然这位伟大的作家身后没有留下墓碑，但是，他一生丰硕的创作在德语文学史上建立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成为整个世界文学宝库里的一笔珍贵财富。

1991年3月至12月，笔者作为瑞士文化基金会(Schweizer Kulturstiftung Pro Helvetia)邀请的访问学者，在巴塞尔和苏黎世从事当代瑞士德语文学的研究课题。初到瑞士，当地

文学圈的友人曾答应在适当的时候安排笔者拜访弗里施。不料，一月之后，传来噩耗，大师仙逝，给学子留下永远的遗憾。所幸的是，笔者依靠瑞士文化基金会提供的丰厚的奖学金，在那九个月里，超额完成了原定的访学计划。除了既定的研究课题之外，笔者还选修了苏黎世联邦工学院文学教授、著名作家阿道夫·穆施克（Adolf Muschg）开设的文学课，拜访了三十多位瑞士德语作家，在苏黎世的瑞士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许多珍贵罕见的短篇小说首印版。这使得笔者有可能在后来的几年中，顺利地出版了《弗里施小说戏剧选》（两卷本）《佩利坎之夜——瑞士当代德语短篇小说选》《塔顶风标——穆施克短篇小说选》。

二十年倏忽而过，瑞士访学，恍如昨日。笔者由衷地感谢瑞士文化基金会和当年为笔者提供帮助的各位瑞士朋友和中国留学生。

- “您见过这条领带吗，沙德先生？”
- “已经让我看过一次了。”
- “用来勒死被害者的，就是这条领带。您知道，被害者当时可能已经窒息了，但是凶手显然不相信一条卫生巾堵住嘴巴就行了，因此他又用了这条领带。”
- “我不是凶手。”
- “你明白我的问题吗？”
- “明白。”
- “这是不是您的领带？”
- “可能是……”
- “是，还是不是？”
- “我已经说过，我在她那儿就像是在自己家里。那天很热，我也许把领带解了下来。完全有可能。我总是在

白天才去她家的。这一点我已经说过。我也许把领带忘在那里了，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上街并不总是系着领带，因此就可能忘在她家里了。”

— “沙德博士先生……”

— “这是可以想象的。”

— “沙德博士先生，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法庭鉴定，毋庸置疑地表明，这是您的领带。”

由于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怎么活下去呢？

我今年才五十四岁。

— “沙德先生，这么说，您是记不起来了，您一直还是不能说明，那个星期六下午，当罗莎琳德·佐格在霍恩街自己家里，被人用您的领带勒死的时候，您正在什么地方……”

打台球的确有帮助。我握着球杆，手不再颤抖，瞄准之后轻轻一杵，球就真的滚进了球袋。每天晚上玩一会儿台球，手就越